

浮城
陶然 也斯 羅冠霖 羅冠霖 小思 田啟俊

述夢人
北島 飲江 胡燕青 區樹 區樹 葉輝 黃燦然 淮遠 扣欄兜

香港作家
訪談錄

作者一
廖偉棠



述夢人

香港作家
訪談錄

浮城 述夢人

香港作家訪談錄

責任編輯
書籍設計

梁健彬
嚴惠珊

作者

廖偉棠

出版發行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四百九十九號北角工業大廈二十樓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20/F, North Point Industrial Building,
499 King's Road, North Point, Hong Kong

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二十六號三三樓

印刷

中華商務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三十六號十四字樓

二〇一二年十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版次

特十六開（150×210mm）二二六面

規格

ISBN 978-962-04-3261-3

國際書號

©2012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Published in Hong Kong

目錄

三生杜牧
說前事

蔡炎培 —
P08

文學通靈者
的半生緣

小思 —
P18

發明另一個
地球

西西 —
P30

誕生於火，
遊藝於水

古蒼梧 —
P42

在黑夜裏
吹口哨

也斯 —
P52

留白處
墨香四溢

北島 —
P66

山即是心

鍾玲 —
P78

北往南來
漂離筆

陶然 —
P90

背負烙印
的靜默

顏純鈞 —
P104

仍在唱一首
低沉的民歌

阿藍 —
P116

忘川嬉水

飲江

P128

素來自在
一葉舟

許迪鏘

P170

七十年代就
寫微博的人

淮遠

P138

詩歌鍛煉
靈魂

黃燦然

P194

趕馬入紅塵

葉輝

P148

附錄

向西方詩人學
習拚死的精神

二〇〇六年

訪黃燦然談翻譯

P205

支流如蔓，
攀緣成河

胡燕青

P158

文字裏
細理玉髓

王良和

P184

浮城
述夢人

香港作家
訪談錄



前言： 筆尖上的香港

廖偉棠

南方有嘉木，強者多不識，因其不識，所以不害，嘉木秀於林，幸亦不被摧。這是香港文學的福之所倚。

原來想把這本香港作家訪談錄命名為《筆尖上的香港》，那樣與其說是對《舌尖上的中國》的聯想，還不如說是反思。飲食男女，茲體事大，無可厚非，然而在本城本國，這卻漸漸成為了人民唯一關心的享受，是亦可憐。筆尖上創造的，唯黑白文字而已，本無五色五音之炫，如若讀者有心，卻能聽弦外之音，睹情外之色，箇中極樂不足為外人道，若強道之，最好是由作者自圓其說，於是就有了作家訪談這回事。

至於香港文學，對於某些大陸和台灣讀者，以及推崇「正統」的本港讀者，從文化沙漠之貶到正朔脈傳之褒，都是想像多於體察。其實香港和香港文學就在這裏，無所謂製造、無所謂正名、無所謂獨立，自然生長，乃是文學的最佳狀態，許多意外、許多神奇，亦由此而來。而筆尖所承，四兩撥千斤，未必只是一點。這樣一個繁花盛開的香港，亦並不離群索居，筆尖沾的不是貴族的淚水，而是平民的汗水，嘗之鹹澀如鹽，鹽加於這平淡的人間煙火，味蕾就被重重打開了。

寫作如魚飲水，冷暖或自知。本書非要作解人，只想做一個催眠師，讓善夢者講出他們夢的源頭，讓愛夢者可以得知，甚至從中學習一些夢的技法，那就很好。如果還有小小隱秘野心，就是讓大家來一起反思這些作家長大的六、七十年代，反思他們製造或繼承的寶藏如何，此亦我之執念也，所以最終定名《浮城述夢人》。

這系列訪談錄，除了北島一篇和附錄黃燦然談翻譯一篇外，餘皆催生自《明報周刊》主編三三女士，採寫、連載於二〇一一至二〇一二其文化版，在此深深感謝她和雜誌的卓見，給予香港作家如此尊重和重視。更感謝受訪作家大力支持，接受訪談、提供作品。本書內作家肖像照片多為本人所攝，另獲陶然先生和鍾玲女士提供珍貴照片，在此再謝。

目錄

三生杜牧
說前事

蔡炎培 —
P08

文學通靈者
的半生緣

小思 —
P18

發明另一個
地球

西西 —
P30

誕生於火，
遊藝於水

古蒼梧 —
P42

在黑夜裏
吹口哨

也斯 —
P52

留白處
墨香四溢

北島 —
P66

山即是心

鍾玲 —
P78

北往南來
漂離筆

陶然 —
P90

背負烙印
的靜默

顏純鈞 —
P104

仍在唱一首
低沉的民歌

阿藍 —
P116

忘川嬉水

飲江

P128

素來自在
一葉舟

許迪鏘

P170

七十年代就
寫微博的人

淮遠

P138

趕馬入紅塵

葉輝

P148

文字裏
細理玉髓

王良和

P184

詩歌鍛煉
靈魂

黃燦然

P194

附錄

向西方詩人學
習拚死的精神

二〇〇六年

訪黃燦然談翻譯

P205

支流如蔓，
攀緣成河

胡燕青

P158



01

三生杜牧說前事

訪 · 蔡炎培

就像說「先生」我們一般都是指魯迅先生一樣，在香港文化界說「蔡詩人」則肯定是指蔡炎培，他以他張狂的詩人形象和不拘一格的長短章詩篇，恰好符合了安分守己的香港人對「詩人」的想像。

我從不掩飾對蔡詩人的喜愛，因為他是香港這彬彬之地罕見的真性情之人，我始終認為寫詩絕對需要真性和熱情，蔡詩人雖然年長我近四十歲，激情卻不讓二十少年，常常給我們提示生之慾、文字之慾為何。我曾戲稱，與蔡炎培一席談，勝吃十鍋羊腩煲，所以初冬風緊，我便生一訪蔡詩人的念頭，詩人互相取暖，夜話不必圍爐。

其實如果說什麼波希米亞香港，蔡炎培與其同代的詩人崑南、戴天、畫家蔡浩泉、王無邪等哥兒們應該算是第一代波希米亞香港人。走進蔡詩人獨居的寓所，欣見凌亂如昔——我當然沒有親眼見過昔日的蔡詩人，我想見的是那一個遙遠時代的縱酒長歌之夕，凌亂的是生活的面孔，因為凌亂而充滿生機與神秘。

在堆滿各種詩集和小說的飯桌上，空出了一張A4紙大小的位置，那裏放着一摞白紙和一枝鋼筆——蔡炎培無論寫詩寫文還是抄稿，都親自手寫，別說電腦了，影印機、傳真機他都不用。在這個網路時代，我郵箱裏唯一能收到的實體書信，就來自蔡炎培，抬頭必寫某某詩人收，讀之就如互通天地會暗號一般的光榮。

蔡炎培和我天南地北聊天，常常離題遠奔，談名師、名士，談情傷、情傲——當年多少人被他的詩歌中兼有的溫柔與孟浪之姿所傾迷！但他就像他所私淑的詩人吳興華，獨來獨往，自恃一身才華與傲氣，不惜碰釘與寂寞。寧可天下人負我，我不負天下人——他又有這樣一種癡情，是與所謂英雄不同的、一種甘入地獄的大悲憫所在。

「我接觸到吳興華才覺得這個人才有資格做我的老師，他很深沉。我熟讀他的〈秋日的女王〉、〈記憶〉、〈絕句〉、〈十四行〉……都能背出來。我是很挑剔的，覺得詩的文字和節奏必須很講究，吳能滿足我。他的重要在於承先啟後，是新詩運動最重要的詩人。」素未謀面的吳興華曾經救他一命，「那時我因為感情問題幾乎崩潰，出現幻聽幻覺。那是在台灣讀書回來，Blue Coat 要離開我。」Blue Coat 是他生命中重要的女子之一，告別的年代、分開的理由從來不需訴說出口，唯嘆天以百般磨難成就一詩人而已，「直到我在文學雜誌讀到吳的〈論黎爾克的詩〉（編按：黎爾克（Rainer Maria Rilke, 1875-1926），德國詩人），馬上感悟了，詩歌晉級了，寫出一系列的好詩來。我沒有見過吳興華，但私淑他是老師。」

從此他學會了豁達，雖說仍然想茲念茲，念茲在茲，他也就一以貫之此道。「我一直這樣走的，我是一個跟着命運走的人，別人會計劃什麼，我不會，即使如今這個年紀也是如此，我一直感謝上天給我能夠走到今天的機會。」愛情、寫作、還有賭博，成為他生命中最自豪的事情，我想起的，是他的那句妙語：「寫詩如花錢，花完便算。」愛情呢，他倒不這樣灑脫。

赴台灣求學，蔡炎培開始拚命寫詩，寄了一首去《創世紀》，馬上被刊用了，當時香港有幾個詩人被台灣看到？詩歌給予他的台灣歲月極好的回憶，「我在台中唸書，路過台

北的時候就會和那裏的詩人會面，葉維廉介紹我認識痲弦和洛夫。我還記得一次在淡水河畔，我拿〈離騷〉給他們看，大概是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之間。在淡水河畔吃烤肉，痲弦和洛夫問我：『在那急流河畔，滿月在扶光之中』何謂之「扶光」？我說：現在滿月，它的光像水一樣，快到滿瀉，但是因為有張力而不瀉，所以像扶住光一樣。他們說有道理，作出一個要頒給我學位的姿勢。」那夜之後，痲弦送他上車，對他說「炎培，我們的文壇是有希望的。」這句話他至今還記得。

休學復學等等，一直讀了七、八年，一九六四年他才讀完那漫長的書。其實是因為中間休學過一次，「命運不肯放過我，休學時做了一年九巴車長——又叫鋸王，負責開闢放人的。後來升為賣票，每月有三百多元薪水——西西的哥哥就是做賣票的——結果在巴士上遇見我喜歡的女孩（另一個，《日落的玫瑰》為她寫），她說你怎麼休學了？快回去讀書！」蔡炎培不願意回去讀書，卻被她的這樣一句話打動了：「你不考慮你自己，你也考慮一下我啊」，「那我就沒辦法了。我就馬上辭職回去讀書。但當我回去讀書後，她才說認我做大哥——你早知在香港就講啊！何必這樣玩我。結果我一怒之下和她絕交了。書還得繼續讀，但是心裏很掙扎，那首『幸而誰的胸前也有耶穌』其實是很憤怒的。」

再次回港，找到工作之前一年全靠稿費維生，蔡炎培寫「四毫子小說」現在已經成為佳話，還有其他的趣事：當時羅孚主編左派雜誌《海光文藝》，可能為着「統戰」文人，稿費給得很好，「我寫一篇短稿給很多稿費，還找人專門送到我北角住處。我跟王亭之說我寫一首詩就夠半個月生活費，他不信，很簡單，大魚大肉不可能，但如果你去糖水道吃兩碗白粥一碟花生，絕對可以過半個月。」